碧血

1940

马濯华◎著

绥西抗战往事



宁夏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碧血1940

20世纪40年代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

浓郁悠远的西部人文景观再现

恢宏苍凉的西部自然景观再现

绥西抗战谱写了回族抗战史上最悲壮的篇章

绥西抗战中作为主力军的宁夏军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和牺牲

历 史 1940年2月，日本侵华蒙疆驻屯军从包头向绥西大举进兵。宁夏驻防军八十一军三十五师，与友军在五原一线进行了殊死抵抗……

传 奇 恩格贝之役我壮士喋血死战，全军覆没的最后一刻，男女主人公军旅生涯的情缘才得以吐露；冤家路窄，我虎将两次砍断敌酋臂膊……

群 像 由回族、汉族、蒙古族人组成的一群汉子在战争旋涡中的命运。

军官中，有的痛恨政治腐败致力于改造旧军队；有的恪守“军人以服从为天职”铁血抗战。士兵中，有被日寇害得家破人亡的山西吹鼓手；有奋起夺枪杀敌的绥西赶驼人……

悲 怆 凄凉的唢呐曲《走西口》壮我军威……最后的白刃战，唢呐王吹响了冲锋号；风吼黄昏，尸堆中爬出一名濒死的战士跪地仰天哭诉：鬼子有飞机、坦克，我们咋就没有……

ISBN 978-7-227-03805-4

9 787227 038054 >

定价：36.00元

碧血1940

绥西抗战往事

马濯华◎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血1940 / 马濯华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6
（金骆驼丛书）
ISBN 978-7-227-03805-4

Ⅰ.碧… Ⅱ.马…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69471号

碧血1940 马濯华 著

责任编辑 李秀琴
装帧设计 黄 健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hn.com
电子信箱 nxch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润丰源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5.75
字 数 453千字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227-03805-4／I·1014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金骆驼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杨春光

副 主 编　张克洪　房全忠　郑歌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冯剑华　杨春光　张克洪
何克俭　余光慧　房全忠
郑歌平

执行编委　余光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

——庄子

自序

1940年阴历4月28日，包头黄河南岸库布其沙漠中的恩格贝，在绥西（今内蒙古西部）抗战的宁夏省部队八十一军三十五师之一部，与日寇及伪蒙军遭遇，双方发生激战乃至惨烈的肉搏战。由于日寇武器装备优良及敌众我寡，千余名宁夏抗日军人，全部壮烈殉国。几天后，三十五师后援部队赶来，与当地民众将烈士们的遗体匆匆掩埋。

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段抗战历史，被岁月尘封起来，不被世人知晓。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沙漠的风暴将浮沙吹去，烈士们的骸骨暴露出来，恩格贝的台地上，白骨嶙峋一片，触目惊心。听当地百姓说：有的骷髅被人卖了，做了人骨标本；羊儿们经过时，时不时将风化酥脆的骸骨"啃上几口"。烈士之魂，当归何处？一段国殇，何时能彪炳于青史？

幸而，1995年夏，即恩格贝之战的五十五年之后，宁夏的几名记者偶涉此地，闻知有个"死人塔"（埋葬壮士的台地），遂亲临遗址。他们目睹了黄沙上的累累白骨，采访了当年的埋尸人及其后代，拍摄了素材，又写成通讯刊于宁夏某报，这段几近湮灭的历史才得以

披露于世。

当我看到这篇通讯时，我被深深震撼了。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它，感觉身上的血流在加快。往后的日子里，有些模糊的人开始在脑海浮现；在梦中，我常常徘徊在当年硝烟未退的战场上，仿佛听得见枪炮声和喊杀声……

有学者说，哲学及命题的产生源自惊奇；文学及其作品的产生源自于震撼。我不谙熟文学创作的美学原理，但我知道，强烈的真、善、美、悲、壮、愤诸种情感，能激发人类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比如：

因为感于真实，司马迁遭受宫刑后，忍辱经年，写下了《史记》；李白有感于人生短促，写下了"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诗句。

因为感于善和良知，关汉卿写下了《窦娥冤》。

因为感于美好，前秦的诗人们写下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绝唱。

因为感于悲哀，曹雪芹吟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写下了《红楼梦》。鲁迅先生写下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等不朽之作。

因为感于雄浑壮阔，苏轼写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句名。施耐庵塑造了《水浒》中官逼民反的英雄们。

因为感于愤怒，屈原写下《天问》《离骚》等磅礴之作。郭沫若写下了"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的诗句。

我觉得我对恩格贝之战的震撼，竟也对应了上述情感的种种源头。宁夏的记者在通讯中写道：

乌兰乡八旬老人刘四一说："……那边沙梁子下面有一眼泉，队伍正在烧水做饭……可这会儿，日本人的飞机已经飞到队伍头顶，用机关炮'嗒嗒嗒嗒'往下扫。跟着又响了几炮，骑兵队又围过来，把后路

断了。汽车拉着大炮，里三层外三层地把西军（宁夏抗日军人）围起来打。最后打交手仗……西军的人全死了……”

西口湾村八旬老人徐双虎说：“那是1940年，4月28日死了人（阴历），五月初二、初三埋的。几十个人连来带去埋了八天，光这边就埋了四百八十个，那边还埋了五百多人。人都烂了，斜躺横卧的，气味大得很，我们用沙篙堵住鼻子，把人耙到台地上……有的头天埋了，第二天身子一胀把沙土顶开，露出来了，再埋……”

……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烈士们当是死不瞑目的，国家的贫穷，政治的腐败，中国的军力远不如日本的军力……在只能以血肉筑长城的时代里，他们有着深深的愤懑和焦灼。太多的无助和无奈……难道，就没有人为之淋漓酣畅地写上一笔吗？烈士们魂魄犹在，“汗青”在哪里？

抗日名将、开国元勋聂荣臻元帅说过：“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血和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奋战了八年之久，这是一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同各民主党派、各阶级各阶层爱国人士联合进行的神圣的民族战争。至今，国民党正面战场和解放区战场相互配合、相互支援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许多为民族独立而英勇殉国的国民党爱国将士的精神，与在抗战期间为抗击日本侵略军而壮烈牺牲的无数共产党员、我军将士和人民群众一样，仍然令人崇敬不已。”

其实，绥西抗战主要战役在1940年初已经拉开序幕。1940年2月1日，日寇从包头集结重兵向绥西进犯，在乌不浪口阵地，八十一军三十五师的将士有千余名殉国。后来，有一百多名烈士的遗体被埋葬在山口西侧，成为乌不浪口公墓。

是上苍有眼吧，烈士们到底未被遗忘。为了纪念在乌不浪口战役中血洒沙漠、长眠荒野的烈士们，1995年，内蒙古五原县北清真寺为宁夏抗日军人立碑一块。1997年，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将乌不浪口公墓定

名为乌不浪口烈士陵园；同年，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将该陵园定为盟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当地人民在陵园开展了绿化美化工程……

因为立碑之事，又想到了立传，即给这些烈士立传。但是操作起来困难重重，比如，内蒙古有关人士吁请宁夏有关方面寻找知情者，补齐烈士名单，终不见回音。苍天在上，厚土在下，世态炎凉，"立传"谈何容易。

于是，我想写一部小说。当然，写小说也有功利的思考。当今市井小说和媚俗影视剧充斥。是否还有人愿意去看一部这样的传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话语，早已不再时兴。假如你源于史实呕心沥血地写成了，也许会有人不屑一顾，岂不是悲哀……然而，内心总是欲罢不能。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一直想附体，日本的军力已经居世界第二。日本借口"维和"，修改"和平宪法"，海上自卫队的准航母战舰开到了海湾地区。而我们呢？有了无数的高楼大厦，却没有一艘航空母舰……当年恩格贝的战例就是前车之鉴，痛定思痛有何不该？

按中国传统文化，六十年是一个小周天。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近年来，欧美一些国家拍摄了不少反思二战打败仗的影片，自揭伤疤，自鸣警钟。可在我们的不少文学作品中，虚假的浪漫主义、廉价的英雄主义和伪造的历史主义泛滥；更有甚者，有些作品中，打日本鬼子容易得就像玩游戏……

并且，我脑海中刘子斌、白武斌、金虎彪、周媽红等人的形象愈加清晰。这种情形，又迫使我去广泛搜集历史资料和证据。哨呐王、巴特尔、马兰草、尤素福等人亦涌现出来，他们站在那里，组成了一列群像，使我魂牵梦绕。他们好像在注视着我、等待着我拿起笔来，把他们的喜、怒、哀、乐、爱、忧、恨写出来……

1940年4月，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在宁夏城（今银川）被捕。一年后，崔景岳、孟长有等人被马鸿逵下令活埋在城隍庙外；中共陕甘宁边区回民巡视团特支书记兼团长马文良，亦同时惨遭杀害。这

段史实的背景是：日寇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不断进行政治诱降；国民党从国共合作的立场上倒退，"宁夏王"马鸿逵属国民党的顽固派，不惜破坏抗战大局，疯狂逮捕杀戮共产党人；中共陕甘宁边区不断壮大。遗憾的是，这段历史还没有一部文学作品表现过。城隍庙当在银川城何处？崔景岳们的骨骸何在？岁月匆匆，几多遗憾。所以，从历史逻辑上讲他们当然是主人公，我自然也要把他们的化身写到我的小说里。

朋友，请不要以为我在此"矫情"，大言什么"使命"情感，不，绝不是。当我拿起笔来，摒弃功利念头，愿为当年的抗日军人和共产党人洒一捆泪水时，我是以重病之身投入写作的。从构思到书稿杀青，已然度过三载寒暑。我觉得，充满激情的整个创作过程，可能无非只对应了两个字："悲悯"。

我写了20世纪40年代宁夏省的社会生活，写了铁血抗战的中国军人，写了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写了奋起反抗日寇的草原牧民和庄稼汉，写了搜刮民财的无耻官僚，写了虔诚的穆斯林教徒，写了城市贫民、乞丐和娼妓……我试图揭示宁夏历史的深层信息和各民族文化的历史信息，以广阔斑斓的生活画卷，试图揭示当年全民族抗战的艰苦卓绝，也试图揭示抗日战争过程的二元性，即政治家的抗战和劳苦大众的抗战之不同。

假如，这些揭示还不够丰满，还不够深刻，还不能够针砭一下某些麻木的神经和冷漠的心脏，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我珍惜并开掘了中国西部黄河河套地区人民可歌可泣的宝贵人文资源。我是揣着一颗文学良心来写作的。

我无怨无悔。我欣慰能以小说的形式呼唤恩格贝的壮士们魂归故里。

我要向我的同行宁夏的记者江兵、梁鉴、李正宏道一声感谢，是他们将几近湮灭的恩格贝之战披露于世。还要感谢作家张武先生给小说以指正。

归来兮，壮士魂！

马瑞华　于2005年清明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碧血1940

西北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降

序 言

郎伟

马湿华先生倾注极大热情和心血而创作的长篇小说《碧血1940》，我已经细细阅读过两遍。每一次阅读，心灵都会受到冲击与震撼。这部以“西军”（宁夏军队）抗日为主要书写内容的文学作品，不仅以比较严谨的史笔，披露了抗日战争时期，西北著名军事将领马鸿宾所统率的国民革命军八十一军三十五师之一部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南部库布其沙漠中的恩格贝台地，与数倍于自己的日伪军殊死搏斗的史实，更为重要的是，它以异常生动的笔墨多角度地描画了六十多年前西北各族人民不畏强敌，誓死抵御外侮的历史画卷。这是一曲岁月深处的民族悲歌，也是一曲令人感奋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颂歌。是的，距离恩格贝台地上所发生的那场惨烈的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战役已经六十多年了。在一个不算短暂的历史时期，人们甚至有意无意地忘却了这场“我以我血荐轩辕”式的战役。然而，岁月的尘沙怎能掩埋烈士的碧血与忠魂！英雄们的一腔浩然正气终将冲破历史迷雾与世俗偏见的包围而与天地相激荡。现在是河清海晏的承平年代，可是有谁可

以宣称，我们生活其中的和平宁静岁月将会一劳永逸地永远延续下去？在对和平崛起的中国的猜疑声和指责声中，我们难道没有觉察出那些别有用心者的异样情怀？在这样的历史时刻，阅读马濮华先生充满感怀之情写出的《碧血1940》，重新抚摸六十多年前中华民族身上曾经布满的斑斑血痕，感受西北大地上曾经跃动的不屈的灵魂，应该说，内心的情感悲怆而昂奋。

一

从作品的题材和内容来看，《碧血1940》是一部讴歌西北人民以鲜血和生命奋力抗击敌寇入侵从而粉碎了日本军队妄图征服中国西北腹地图谋的“抗战小说”。小说以1940年2月1日绥西草原上的乌不浪口战役为始，以同年旧历四月二十八日的恩格贝战役为终，细致而生动地描绘了国民革命军中一支驻扎于宁夏省的团级建制的部队训练、休整、行军、打仗，直至全军覆没于远离家乡两千里外的恩格贝台地的全过程。小说中的一〇六团是一支训练有素、人称“精锐”的部队。在这支部队当中，军官清廉，正气凛然，士兵勇武，敢于用命。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军纪严明，铁血豪情的威武之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却被轻而易举地从这个世界上“抹”掉了。那义薄云天的白武耕何在？那足智多谋的“小诸葛”刘子斌何在？那手舞大刀令凶悍的日寇闻风胆寒的金虎彪叉将魄归何处？小说以沉痛的笔墨书写抗日战争时期的“痛史”，其哀怜惋惜之情常常溢于言表。应该承认，“落后就要挨打”已经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中那些仁人志士们共同的清醒认识。然而，面对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民所持续遭受的罕见的磨难和被杀戮、被欺凌的历史，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仍然会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追问：曾经以汉唐气象而闻名于世的中华民族为什么近代以来却突然间坠入无底的深渊？也许，战争的胜利与失败已不能用单纯的战争逻辑来说明。在国与国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较量之中，胜利与失败的原因总是远远复杂于战争

本身。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意图，作者在描写一〇六团官兵的战斗生活之外，才有意识地展开了对20世纪40年代前后的西北河套地区各社会阶层生活的精细描绘。而恰恰是这一全景式的描写，才构成了这部小说更为广阔的艺术视野和生活含金量，并使小说的思想容量有了扩大、思想品质得以提升。

中国曾经是一个对全球文明史作出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的东方大国。我们的祖先凭借着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不止一次地改变过人类历史的行进轨迹。但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世界军事和经济竞技场上却力量尽失、屡战屡败，饱受西方列强的宰割与欺侮。究其原因，无非是政治腐败，百姓愚昧。我们都知道，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外多次交战，莫不以中国失败，朝廷割地赔款而告终。"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人们都以为中国这艘古老的航船会自然进入现代社会的河流，乘风破浪而上。可是，这艘船实在是太古老了，它已经经不起一丁点儿的现代风浪！日本列岛在中国人眼里一直是一个弹丸之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却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凭借着强大的国力，数度派遣军队侵入中国，大肆屠杀中国人。1894年到1895年，中日之间发生甲午战争，由于海军经费被挪用和军事指挥不当，中华北洋水师全军覆灭。1940年旧历四月二十八日，一支中国军队因为孤军深入和装备极端落后，在包头黄河南岸的恩格贝台地遭受灭顶之灾。当强敌已经杀到中国人的家里，取我们的性命之时，我们用以抵挡利器袭来以保护我们生命的盾牌何在？答曰：国家已经拿不出钱来购买"盾牌"！是的，那些用以建设国防的财物已经被那个凶蛮的慈禧太后用做建造私人花园了；它们也被"宁夏王"马鸿逵送给四姨太、五姨太、六姨太们开公司，办"慈善"事业和买高档首饰了。我相信，马雅华先生描写恩格贝之败，不仅仅是在使一个尘封土埋了几十年的往事重见天日——在他的内心深处，任何为了民族的尊严而血洒疆场的英雄都应该在阳光底下得到高声赞颂，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想借伤心往事诉说一个具有责任感的中国作家的忧患情怀：当我们只是一味地沉湎于灯红酒绿的承平年代的逍遥

生活，而置民族曾经的苦难和耻辱于不顾时，我们真的能够不再重蹈覆辙吗？

也许，与腐败的上层社会相比，正义的民间才是民族伟力得以诞生和壮大之所在。《碧血1940》在展开西北各社会阶层的生活全景图的同时，富于深情地塑造了几个底层人民的动人形象，并从这些普通人物身上，挖掘出民族精神的不屈不挠和伟大强悍之处。无论是"唢呐王"王福禄，草原英雄巴特尔，还是"散班阿訇"尤素福，风尘女子马兰草，甚至一〇六团里的那两个"暂时的"逃兵何贵和纳三娃，在这些身份不高贵，相貌不堂堂的普通人身上，实际上正蕴藏着民族的大义和毫不伪饰的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强者情怀。他们都曾经拥有和平安宁的生活，他们对未来也都充满着梦想和期待。但是，日本人打进来了，这些强盗无理地侵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于是，他们毫不犹豫地反抗了。反抗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鲜血和生命，然而，"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古老信条如此坚定地扎根于他们的灵魂深处。在恩格贝台地的黄沙之上，"唢呐王"和巴特尔等人既完成了"一个人"的庄严的使命，也完成了源远流长的民族不屈精神的凄美呈现。

二

任何一部叙事体的长篇小说，都不可能只是社会生活景象的单方面反映。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决定了它对生活的深度进入和多侧面展现。《碧血1940》的情节主线是一〇六团的训练与征战，但是，军人的生活总是与社会各个阶层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小说在讴歌壮士血洒黄沙的间隙，以一支不凡的彩笔，展开了对20世纪40年代前后河套地区社会生活的相当全面的描绘。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作者出色的文学描写，才使得《碧血1940》具有了河套社会风俗画的审美价值。举凡宁夏城里的"走会"，五原城中的繁闹，旧式官场上的贪赃枉法，老茶馆里的明暗交易，作者信笔写来，从容不迫。至于草原英雄斗智

狼，黄河岸边走纤夫，那达慕大会露峥嵘，承天寺里探虚实，小说亦娓娓道来，如数家珍。社会风俗画的描绘，使这部以描写战事为主线的长篇小说，似乎平添了些“闲笔”。然而，正是这所谓的“闲笔”，才显示出小说作者神定气静的创作心理，从而使作品多了些不慌不忙的艺术气质。这艺术上的“不慌不忙”，调和了小说的节奏和步调，增添了作品的韵味和厚度。

从艺术角度说，《碧血1940》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显现出不凡功力。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多得中国传统文学的滋养。我以为，《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中国古典的英雄传奇小说，不仅在艺术方式上——《碧血1940》采用的就是章回体的结构方式，更在精神气质上影响了马濮华先生的小说创作。关于这一点，作者有过夫子自道。马濮华先生在致笔者的信中这样说：“在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和感悟过程中，我对中国社会有一种心得：由于战乱、改朝换代、灾害等原因，中国‘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元曲的教育是在少数人中进行的。在中国民间社会，影响广大民众精神的却是上溯宋元，兴盛于明清的英雄传奇和讲史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说唐》和《杨家将》等，也包括《七侠五义》等武侠小说和《施公案》等公案小说。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忠义观’和侠义情结是浸染在骨子里的，它几近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价值观，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见2007年10月6日马濮华先生致笔者的信）当小说中的白武耕、刘子斌、金虎彪、巴特尔等人向读者走来的时候，我们难道没有发现在这些抗日军人的身上，是怎样地流淌着古代英雄的一脉血流？即使是那两个女流之辈——周媚红和马兰草，在她们的精神气质里，不也闪现着古代侠女的动人风采吗？说马濮华先生的小说艺术深得中国古典文学之妙，还因为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中，作者喜欢用“对比法”来刻画人物形象。比如，同是虎将，白武耕、刘子斌、金虎彪三人的性格显然是有差异的。白是一团之长，自然威严而稳重；刘是参谋长，当然多智和深谋；而金虎彪作为始终冲杀在前线的基层军官，性如烈火是他最核心的

性格体现。作者描写这三个抗日军官，各设计其不同的人生道路，以凸现白的忠诚，刘的执着于理想和金的用情专一。正是因为有了对民族的大爱，对理想永不停止的追求和对亲人的深情关爱，才铸就了永不言败的“军魂”，才成就了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白、刘、金的精神底色应该说是相同和一致的，而其性格气质又有着个性间的明显差异，因此，才构成了“同中有异”的艺术上的参差对比关系。另外，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周嫣红和马兰草，也有着比较清晰的对比关系，同为侠女，因出身和教养的不同，周在“侠气”之外有着一些柔气和书卷气；而马兰草，沦落风尘多年，颇遭人间的磨难和心灵打击，性格中刚烈的地方似乎更多了一点。其他的人物形象，如主持宁夏军政事务的马鸿宾和马鸿逵兄弟，敌酋野田花部和川根英夫，读者也可以看出，作者是有意将其作为对比性人物设置来塑造和刻画的。

《碧血1940》是马雁华先生曾时经年而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在当今的宁夏小说创作界，这部长篇小说应该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宁夏处于西北偏远之地，幅员不广大，经济欠发达。局外人论及宁夏，总是猜测、想象多于亲历亲见，可是，人们哪里知道，在这方偏远的土地之上，同样上演着精彩绝伦的人生的活剧，而在这方黄土地的地层深处，又埋藏着多少壮阔的历史大观和色彩斑斓的文化史诗！马雁华先生以他的才华和坚韧精神，以他的卓越的文学创作，已经开始了“发现”宁夏历史和文化的新旅程，我衷心地祝愿马先生的这一次“发现”只是更为壮观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2008年1月27日·银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